

和文艺家们在一起

高 璟

岁月倏忽，太原市文联迎来了成立70周年的日子。70个年轮当中有18圈留下了我作为见证者和参与者的印迹。而作为一个近水楼台者，我也曾与奋战在我市文艺战线的众多文艺家们有过诸多交集，见证了他们的艺术之路，甚至还与他们走过并肩战斗的难忘岁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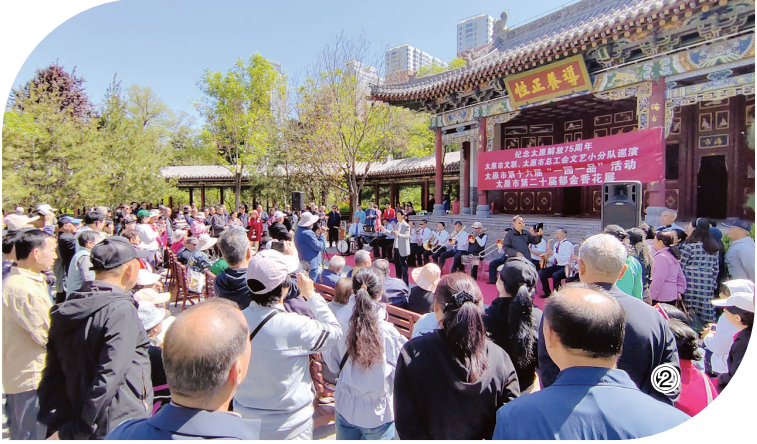
最先结识的是老作家们，尤其是先读过其文、再见到其人之后，会格外让人激动，比如见到鲁迅文学奖得主、小说家蒋韵老师时就是如此。在她担任文联主席的那几年里，蒋韵老师一边深耕创作，一边也不忘提携新人。2009年，蒋韵老师策划组织举办了“名家名刊对话太原作家”座谈会，数位国内大刊主编受邀来并，为全市文学爱好者授课，而这个品牌活动自此被市文联保留下来，至今已连续办了17届，从中受益的太原作家数不胜数。

写出过名篇的杨新雨老师，一直是我文学道路上的领路人，在与其共事的那些年里，无论是编辑业务还是写作技法，他都对我有过耐心的、多方面的教导。他对我说过最多的就是那句“还是得多多创作”。直到现在，这句话还在激励着我。我刚刚到市文联工作不久，杨老师就建议我写一点儿童文学方面的作品，说我市在这方面力量偏弱。我当时不以为意，但兜兜转转多年之后，居然真的充满热情地搞起了儿童文学研究，在刊物上为本土作家开辟出了“儿童文学作品小辑”这片小小园地。身边也由此聚集起了一批热爱儿童文学创作、正在不断成长壮大的青年作家。这不是巧合，而是杨老师当年播下的那颗种子，发了芽、开了花。

第一次见到剧作家梁枫老师时，我才知道她就是我小时候就看过且印象极为深刻的电视剧《狄仁杰断案传奇》的编剧。那一刻，我的心跳都加快了。2015年，我受命参与《太原散文选》现当代卷的编辑工作，于是有了和梁老师正式接触的机会。她送了我一本签名散文集《锦秋絮语》，认真学习过后，我郑重地选出了让我几度落泪的那篇《遥远的姐姐》。我越了解她，越觉得她就是自己努力学习的榜样。2021年，当我编制的微电影作品《第一课》摄制完成并在全国性的展映活动中获奖的那一刻，我相信我从梁老师身上多少学到了一点东西。

全国生态文学圈里的先锋人物、我们的老主编哲夫老师，是一位“马拉松选手”。他用一本又一本的大部头作品，让我领略到了，一位作家既要不怕辛苦地走万里路，还要耐得住寂寞写出万卷书。他在退休后创作的脱贫攻坚主题纪实文学《爱的礼物》一书，不仅写到了吕梁山乡民生活的巨变，也写到了黄土高原上生态环境的可喜变化。他认为，这也是重要的扶贫成果，是中国奉献给整个地球的一份爱的礼物。去年，我在中国现代文学馆参观时，不经意间看到那本《爱的礼物》被摆在醒目的位置，让我顿生与有荣焉之感。

我一直认为，刘亚瑜老师是众多作家当中不可多得的管理人才，在我入职成为一名编辑兼出纳之后，她还在以



图片说明：
①市总工会成立100周年职工书法美术摄影展
②文艺小分队在迎泽公园巡演
③“曲苑迎春”文艺晚会
④“诗约春天”朗诵音乐会

返聘的身份，料理着编辑部里的大小行政事务，她干练、务实、热情，让我很快就放下了新人的拘束，进入了角色。而在编辑业务方面，畅建康老师通过言传身教，让我对如何甄选出更优质的作品，如何与作家心意相通，有了深刻的理解。那几年，市文联主办的《都市》杂志的佳作被各种选刊转载的消息频频传来，我也因此在编辑职业生涯中稳稳地踏出了一大步。

多面手王宏伟老师，不仅擅写地方历史文化散文，还创作剧本、评论、歌词等，同时也是组织文艺创作及演出活动的行家手里。我曾参与过他牵头策划的朗诵音乐会“诗约春天”的幕后工作。那些诗情画意的春日里，在太山、在晋祠、在双塔寺、在高校，省城的文艺家们纷纷献艺，与观众零距离接触，为太原增添了别样的春色。直到今年，我还在见证这一品牌活动在春天里接续上演。“诗约春天”与“曲苑迎春”也早已成为省城人民每年精神文化生活中的两道固定大餐。这些年来，我还多次参与重点主题纪实作品集的采风创作活动，采访过戒毒所干警、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抗美援朝老兵、太原好人，走进过城中村改造现场、脱贫攻坚一线。那些历历在目的工作场景中，都有王老师运筹帷幄的

身影，而一本本新书的面世，也从多个侧面展现出了太原各条战线的建设成果和市民们昂扬向上的精神面貌。

当然，我也曾有幸见证过李克仁、侯琪等书画名人神采飞扬地现场挥毫，聆听过谢涛、武凌云等梨园名家响遏行云华美唱腔，领略过青春后浪郭建秀的嘹亮歌喉、薄玉洁的动人舞姿，此外还有那些眼熟或耳熟的影视剧演员、主持人、播音员们，那些心灵手巧的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深藏不露的收藏家、楹联艺术家们……都在潜心创作，不断捧出佳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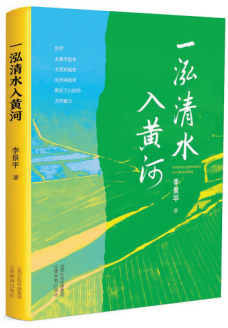
近几年，新大众文艺兴起，网络作家梁超，书法家张嘉杰、温鹏飞，独立音乐人张伟，莲花落传人王名乐，摄影家王伟光，锣鼓艺术家张爱仙，剧评家王嘉来自新阶层的文学艺术工作者们，成为活跃于我市文艺战线的明星人物。前几天，中国文联发布了《关于建立第四批中国文联“文艺两新”实践创新基地的决定》，太原的钟楼步行街区入选，是全省首个国家级“文艺两新”实践创新基地。这是太原文艺新的突出成果，也是我市文艺战线勃勃生机的具体表现。

回忆的闸门每每打开总是难以收笔。且容我今后继续细细回味和书写……

情感肌理藏着艺术张力

——报告文学《一泓清水入黄河》的特色

马明高



《一泓清水入黄河》书影

《一泓清水入黄河》新书发布会暨生态文学研讨会，于8月15日全国生态日当天在太原举行。这部生态文学作品以汾河全流域治理为主线，记录了山西儿女践行“水量丰起来、水质好起来、风光美起来”治水使命的生动实践。今日刊发书评，以资读者。

——编者

展读李景平的长篇报告文学作品《一泓清水入黄河》（山西教育出版社2026年3月出版），有眼前一亮、耳目一新的感觉。

这是一部为山西汾河立传的书，聚焦汾河生态环境改善和绿色转型发展，反映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它写的是汾河与汾河两岸的历史演变，写的是汾河与黄河的“发展伦理”与“正在进行时”。它写出了汾河的去与遥远、成长与壮大，写出了汾河的阵痛与创伤、激情与壮烈。同时，这部书又是美的，从头至尾贯穿着一种诗化的语言，具有强烈的抒情性，而且视角独特与多变。这些都使得这部书有了一种别样的“情感结构”，充满了书写者与被书写者之间相互微妙而复杂的艺术张力。

从散文集《云下山河》开始，李景平的叙写语言就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泓清水入黄河》一书整体上更是给人一种格调高昂、意境开阔、抒情舒展、语言清新的感觉。李景平将自己置身于“走汾河”与“向黄河”的个人亲历、耳闻目睹的“汾河消息”，注入个体生命面对生态变迁和人文历史的深度思考与独特感悟。如流淌的汾河，似宽阔的黄河，充满了主观特质的叙事与描写。宏观的描绘与细节的精雕相结合，既有强烈的纪实精神，又有自然而然的文学抒情，字里行间充满了对山西山川大地的抚摸、热爱与敬畏。

“水踏上行程之后，水就看到了太行山，巍峨延绵的太行山，也看到了吕梁山，连绵不绝的吕梁山。太行山和吕梁山早就给水招开了通道，然后又矗立着，夹道欢迎水的到来。”“汾河看着这个世界走过来，突然就看见身旁崛起一个从未见过的，一个钢构砼巍峨起于旷野的磅礴世界。”《一泓清水入黄河》里，随处可见这样的语言，除了大部分是作家自己的视角之外，更多的是汾河的视角、黄河的视角、鸟的视角、水的视角，还有古今那么多作家、诗人的视角。这些独特而多变的视角，自然会给人眼前一亮的感觉。

李景平的整体语言风格继承了中国从古至今的“抒情传统”，以富有古典气质的抒情笔触加以细腻温情的视角，错综融合，去写黄河的古老、汾河的过去、

当前，以及那个正在发展中的未来。这样，使得他的句子缠满了情感的根须，在准确对应“客观对应物”的时候，具有了超乎想象的感染力和亲和力。自然中的万物在语言的虚构中被全面感觉化了，全面人格化了。这种抒情的面向，导致种种不同的感性表达方式出现，同时导致“个人性”在观察自然与社会现象的自然投射与反映，使句子与字词之间注入了“溶解流动”的个性情感。李景平的《云下山河》《一泓清水入黄河》多是宁静的抒情或抒情的宁静，正是这种合理而理想的抒情，使得他的散文和纪实文学具有了现代诗学与现代主义的味道，避免了对自然万物叙写的呆板机械、抽象无情和自恋虚空。

抒情化与视角化相结合的语言风格，从始至终，从“江河引”，经过“汾河的丢失”“汾河，水量丰起来”“汾河，水质好起来”“汾河，风光美起来”，再到“汾河的向往”，直至“水永远”，具有了一种“正在形成”的自然然而的“情感结构”。用英国文化理论家雷蒙德·威廉斯的话说，情感结构关注个体的私人经验，同时兼顾特定时代里特定社群的情感共性，体现的是“‘客观结构’与‘主观感受’之间的张力”，意在观察共同体中的“溶解流动状态的感觉结构”，也就是公共生活中正在生成、尚未成为意识形态的新兴的文化观念。

李景平长期关注全国尤其是山西的生态环境治理，而且以“情感结构”切入散文和纪实文学创作。从“汾河之痛”到“晋泉归来”“龙城治水”“磁窑河情”“锦绣未央”“荒山造绿”等一系列的“晋见山河”，再到“汾河梦想”“汾河追远”“汾源诗会”“晋阳清韵”“河湾诗远”等一系列“绿水长歌”，直至“风光无边”的“水永远”，倾情感叹：“水永远，生命才会永远；水永远，人类才会永远。”他思索与追问：“水永远，人永远，水远还是人远？永远是多远？”作品告诉现在的人和后人，只有“回归自然”“天人和谐”，才能真正构建自然生态共同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最后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存共生共荣共发展的美好未来。

回归自然，就是回归到生活本身，回归到生命本身，回归到事物原来的样子，回归到人本来应有的样子，回归到生活本来应有的样子。从这些意义上讲，自然显然高于一切。自然，不仅是客体，不仅是人观看、描绘和生存的对象，还是人的生命的组成部分，是人内在心灵世界的一个源泉，是人格感和精神投射的外部目标。更重要的，它还是人之生命与精神的保护者和医治者。

《一泓清水入黄河》正是通过对汾河与黄河“回归自然”的深情书写，让我们在新时代宏大而壮观的场景中，找回了“发展伦理”中最重要的“山河伦理”“土地伦理”与“自然伦理”，找回了人应该始终坚守的“生态健康”“生态良心”“道德责任”和“生存圣经”。最后，让我们记住美国自然文学作家亨利·贝斯顿在《遥远的房屋》中说过的这句话：“抚摸大地，热爱大地，敬重大地，敬仰她的平原、山谷、丘陵和海洋。”

怎样进入一首诗

金汝平

怎样进入一首诗？像这个世界上所有的问题一样，它不可能只有一种绝对正确的回答。

作者阅读自己写下的诗时，异化为一名特殊身份的读者、观察者、批评者。其他来自天南地北的读者，因天然具备不同的气质、个性，肯定会在一首诗中，读出不同的情趣意味。一首诗于是变为另一首诗。

诗人的每首诗里，注定贯穿着他消逝之物、消逝之事的深切缅怀，正是这缅怀与追忆，诗笼罩着某种温暖的氛围，又隐隐散发失落的忧伤。每个人，都宿命地置身于过去、此时、未来所构成的无限时空中，此刻包纳着过去，过去演化为此刻，此刻又指向难以捕获的未来。而当一位诗人写作，他所涉及的内在情思已成为过去，那写下的，业已构成了历史。确实，记忆就像一缕黄昏时分的幽晖，为大千世界那些不可挽回的消逝之物、消逝之事，镀上一层奇幻而迷茫的美妙金光。这是由事物到艺术的特殊转化，是由题材到文本的隐秘构造，通过这一条精神深处的秘密途径，往事具备审美的价值、具备隐秘而深邃的启示。

那些消逝的事物又回来了，但绝不是以它本初的原始形态，它带着新鲜又古老的、奇异又平凡的生命气息回来了。诗以“最高的语言形式”重塑万物，重塑人，重塑宇宙。它就这样丰富了我们的此刻，像春雨沥沥，像秋风劲吹，抚慰着我们内在的情感，并激励着我们，在时间的浩茫中独自前行。

必须承认，创造，必然需要创造者呕心沥血，欣赏与认识，也不像顺水推舟那般轻松自如。你以为，欣赏就是天生的无师自通吗？许多条件下，我们无法进入一首诗，究其原因多种多样，或因为性格、气质、机缘、国家、地域的不同，或因为素养、境界、履历、职业、年龄带来的心智差异。

有少数作品对读者就是封闭的，它的独特魅力和深邃的内涵意蕴，拒绝读者进入而读者最终不得而入。狭隘的人、偏执的人，迷恋某种风格，又排斥其他风格。少数杰作的博大精深，导致了它因森傲慢的高不可攀。胡适反对杜甫千古独步的律诗，惠特曼雄浑、粗犷、极富原始动力和原创力的《自我之歌》，在美利坚的新大陆孤独地飘荡，除了他自己，又有谁听？哪怕他敬重的一代先知爱默生，也似听非听，似懂不懂罢了。

另外的情况比比皆是：对于同一名诗人，有人进入他的早期诗，但不能进入他的晚期诗；又有人可以进入他的晚期诗，热爱其大器晚成的精神奇观及语言裂变，但对他早期诗翻着白眼不屑一顾。而文化现象、文学现象的无限的繁复性、多元性及冲突性、对抗性、争议性，都在进入一首诗时表现得淋漓尽致。

那么，请读者听以内心的真实选择吧。不能进入这首诗，就转身拐个弯，进入另一首诗。反正只要进入一首真正的诗，那就进入一个奇异陌生繁花盛开的黄金国度。而当任何一首诗，你都无缘进入，朋友，那何尝不是一种命运，只属于你的命运。“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或许，你已不知不觉陶陶然醉入一首天地之间无形的大诗中。



诗坛随笔

双塔

胡雅楠

一笑翰墨写平生

“既是为山平不得，我来添尔一峰青。”傅山吟咏此句时，正隐于山中青羊庵，凿崖结庐，松风为伴，他却直言“不为瞿昙作客星”。身入山林，并非逃避避世，只是不肯向那倾覆的世道俯首低眉。山有深壑，是人间有难平之恨；自添一峰，便是他穷尽一生给出的回答。它浓缩了傅山一生的精神追求：求真为本，守节为骨，以仁为怀。三者层累相因，缺一便不是傅山。

傅山风骨的根基，是一个“真”字。这真，并非天真，而是在浮华世风中自觉选择的立身之道。晚明文坛竞相摹古，雕饰辞藻蔚然成风，文字日渐远离了烟火人间，傅山偏逆势而行，恪守经世致用的理念。他愿意俯身，去看那些被时代遗落在尘埃里的普通人。跳出文人只叙权贵的窠臼，他为热爱诗酒烹任的世家子弟写下《帽花厨子传》，为甘守清贫、相守不渝的女子写下《犁娃从石生序》。森严礼教如铁幕低垂，他“处士多情”的自谓，是诗文中最柔软的存在。

本真之心寄于诗文，化为傅山不媚世俗的风骨。《迎春花》一诗托物言志，最见他性情：“不向丽人云鬓戴，不期墨客吟咏污。坚贞有恒正在此，命寒情热亦耐死。”迎春破寒而开，却无意缀于美人鬓边，也不求文人笔下颂扬，无人观赏，它照旧如期绽放；身处寒境，胸中自有一团不灭的热。“命寒情热”四字，说的是花，又何尝不是说人，命是冷的，心是热的，冷得住，也热得住。傅山的真，不在示人的姿态里，而在无人处的自守中，如空谷幽兰，不求人知，而清香自远。

心底的气节，淬炼为不可弯折的家国风骨。明亡那年，傅山三十八岁，山河易主，天地改色，他在《甲申守岁》中写下“三十八岁尽可死，凄凄不死复何言”，字字泣血，声声裂帛。殉国易，苟活难，他选择活下去，以一副残躯守着故土文脉，守着心中那座永不陷落的孤城。次年除夕，他再抒胸臆：“纵说今宵旧岁除，未应除得旧臣荼。摩云即有回阳雁，寄得南枝芳信无？”旧岁可除，家国之思何能消；鸿雁北归，他仍在等一个渺茫如尘的音讯。此后他栖身松庄崖窟，自号“松侨”。一句“太原人作太原侨”，道尽遗民之痛，故土尚在，世事已然更迭；身在故乡，却仿若无根浮萍。那种刻骨的疏离，读来令人凄然。

笔墨箴言不只论书道，更是傅山坚守一生的立身宣言。行走太行，他写下“风雨诗何壮，阴霁气不奴”，苍茫山峦便是他精神的投影，山不肯奴，人岂肯奴。驻足汾源，咏叹“谁谓管涔源，亦有朝宗志”，溪流虽微，向道之心不曾动摇分毫。他论书时说“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直率毋安排”，又说“作字先作人，人奇字自古”，这不只是论书，更是一个士人在乱世洪流中，为自己、也为后世立下的处世准则，一支笔、一方砚，便是他永不陷落的精神城池。

求真之外，守节之余，心怀世间疾苦的那份善意，让傅山的胸襟包罗了万家烟火。他将一腔孝心融进那咕嘟作响的热汤之中，后来兵火烧遍家园，乡里百姓求医无门，那碗原本为母亲熬的汤，端上了更多百姓的餐桌；旧时女子碍于礼教难以问诊，他专门写下《傅青主女科》，填补了古时妇科医书的诸多空白，实实在在以医术帮世人消解病痛，灶膛里的一点暖，从一个人，传到了是一座城。

饱尝人世悲欢的生命体验，让傅山的仁爱落地于苍生疾苦，他的诗，常怀黎民忧患。《元日雪》忧心水旱无常，《樵歌》体恤劳者艰辛。“世界疮痍久，呻吟感兴偏。”“荡荡乾坤病，戕戕肺腑收。”天地病了，所以我也病着，这已不是医者的仁术，而是圣者的仁心。历史学家郑之诚记下一句民间评语：文不如诗，诗不如字，字不如画，画不如医，医不如人。在百姓心中，他最珍贵的，从来不是哪一门技艺，而是那颗体恤疾苦的赤诚之心。

正是这份始于本心、显于气节、归于仁善的品性，构成了傅山完整的人格。

品鉴傅山诗文，是对三晋文脉的追溯，亦是一场向内的叩问：身处喧嚣的时代，我们能否守住内心本真；面对现实的压力，能否守住立身底线；行走茫茫尘世，能否长存一份悲悯。傅山留在汾水之畔的文墨、风骨与仁心，不只是封存在古籍碑石里的旧事，求真、守节、怀仁的精神，扎根并州大地，如松柏常青，代代相传。所谓文明守望，从来不是单向回望过往，而是接过先人手中的火种，让傲骨长存，让温情不息，让那一笔翰墨，永远矗立在岁月深处。



瓮泉难老 傅山 绘(收录于《山水图册》)

传承傅山文化

傅山文化